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萬章曰曰

萬章曰曰

萬章曰曰

萬章曰曰

萬章曰曰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孟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



不怨如是
舜何故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

則吾既得聞命矣
踰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
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

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訢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愬
愬無愁之貌孟

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

自當怨悲豈可愬愬然無憂哉因為萬章具陳其意
我竭力耕田共為

予職而已矣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我共人子

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
帝使其子

九男二女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

之中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

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

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

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

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
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
天下之士多

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洽

將遷位而禪之順變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

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也欲貪而不足以解憂

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

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

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

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

憂
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已之憂人

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慕思慕也人少年少

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大孝終身

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大孝之人

終身慕父母者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
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
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
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章指言夫孝百行
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
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
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詩齊

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
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

孟

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

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父

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
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

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

不告何也

禮娶須五禮父母先告以辭是相
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堯知舜大孝
父母止之舜不

敢違則不得妻
之故亦不告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完治廩倉階
梯也使舜登

忠直類及
為

孤都礼又

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
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
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
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
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
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

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
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於善者故

引其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

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

干楯戈戟也琴
舜所彈五弦琴

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
之彫弓也搏拊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拊欲

以為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拊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

象見舜在拊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
陶思君故求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

情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

茲此也象素
憎舜不至其

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
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不識舜不知象之

將殺已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
已與何為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
孟子曰

舜何為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
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

此音尼
與平声下同

則舜偽喜者與

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

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

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

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

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

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

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

偽喜也○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

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

何也

怪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於

有庫或有人
以為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

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

如是乎罪在他人當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

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

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

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

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

放豈得暴彼民哉
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

之比諸見也
有庫雖不雖然欲常常而見

極
誅
及

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鉅不使象

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

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

親之此之謂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恩也

之謂也○章指言懇誠于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

悖逆況其仁賢乎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

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師諸

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

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

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

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

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 孟子曰否 言不此

日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

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堯老而舜

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祖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

天子也放勛堯名祖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

也甚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

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

矣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

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

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

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

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

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

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

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

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

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

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

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瞽瞍為天子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

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

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

不得而子也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

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

疑○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

焉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以天下與

舜否 孟子曰否堯不與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

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然則

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孟子

與之言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

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

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 曰以行與事示

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

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

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

受故得天下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

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

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

之堯之予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

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

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舜德也太誓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太誓尚書

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

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

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

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 孟子曰否不然也 否不也不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言隨天也 昔者舜薦

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

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

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

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

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

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

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薦禹

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

藏處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

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

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

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

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

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

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

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

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

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

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

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

也居仁徒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

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其後殷周繼其義一

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章指言義於

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人言

伊尹負鼎俎而于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否不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

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餽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眴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豈然曰我

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問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自得之

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湯三使往

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

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

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堯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

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

伐夏桀救民之厄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

以正天下者乎

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絜其身而已矣

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

也或近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陽未聞以割烹也

我聞

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為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為道

伊訓曰天誅造攻

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

毫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

謀之於毫遂順天而誅也○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

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

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為然癰疽癰

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

孟子曰否不然也

好事者為之也

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也

於衛

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
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
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
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
命也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
子瑕也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
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
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
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

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
悅魯衛之君而去適

諸侯遭宋桓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
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
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
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
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
衛齊無阨難何為主癰疽瘠環也吾聞觀

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當為
遠方來賢

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早幸之臣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章指言君子夫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真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

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言人百里奚自賣五穀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繆公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之設此言百里奚

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

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百里奚

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

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

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

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

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

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于人君之為汙是為

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于秦為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

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卿黨自好者不為而

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種黨邑中自喜好名

者尚不肯為也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違正也孟子卷第九

孟子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

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卿人處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

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反覆嗟伯夷伊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

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縈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說與上同

柳下惠

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

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祖褐裸程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

薄夫敦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

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泚漬米也不及炊避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

道也孔子聖人故能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

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

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

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

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

揚也故如金聲之有殺振揚玉音始終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

者玉然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智理物聖人終始同智譬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

也其中非爾力也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

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

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

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比宮錡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

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滅去

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麤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天子一位公一位侯

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

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

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

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

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

采地之制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公侯

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

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

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

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

耕以祿代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伯為次國大夫祿居

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君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

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

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

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吏除吏也○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貴有常

尊賤有等威諸侯潛越滅籍從私孟○萬章

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比官子之問

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

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

挾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

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拔仲其

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

則不與之友矣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

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

貴下此五人五人

屈禮而就之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

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

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

者也

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

非惟

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

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

於此而已矣

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常

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

此平公但以此

不飽敬賢也終於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

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

尊賢也

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

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
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

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官也堯亦就饗舜之

所設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

天位是天子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

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

以爵大聖之行
千載為法者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孟子曰恭也
當執何心為可者曰郤

之郤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郤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曰

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

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郤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之已問其所

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郤之也曰

請無以辭郤之以心郤之曰其取諸民之不

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

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

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孟子言其來求交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

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

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

曰不可康誥

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

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

成王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

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

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

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萬章

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疆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

說也君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

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

猶可而況受其賜乎孟之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

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

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

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

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統民之類者今

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

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

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

世也獵較尚猶可為況受其賜而不可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

行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事道矣獵

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曰孔子先簿正祭器

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魯世不可卒暴改戾故

以漸正之先為薄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
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
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
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曰奚不去也

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
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
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
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
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

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

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

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行可冀可
行道也魯

鄉季桓子東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
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

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
宿留以答之矣○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

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
孟子曰仕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非為貪也而有時乎為貪娶妻非為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
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
貪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

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為貪者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為貪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貪惡

乎宜乎抱關擊柝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

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

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廩之

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

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

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

卑不得高言豫朝事也但稱職而已立本朝

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耻是以君子祿仕者

不處大位○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考處鄉相

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萬章曰士

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孟子

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禮故不敢比失國諸侯

得為寄公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

餽之粟則

曰受之

孟子曰受之也

受之何義也

萬章曰受

粟何義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

周其窮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萬章

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

也

曰不敢也

孟子曰士不受敢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萬章問何為不敢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

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孟子曰有職事

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

曰君餽之

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

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

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

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

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未後復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犬馬畜役役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壹從是之後臺不持

也愠恨也

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

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

可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

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

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咎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恨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

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

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為

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

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

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鄙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人在野野居之人莽亦

草也庶衆也衆庶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

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

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

之也何為也哉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

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之而召之也曰為其多聞也為其

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

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

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縲公亟見

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

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

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

也而况可召與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

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

之意亦不可友况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

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

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

章曰旃旒旌有鈴者旌註旒首者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

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

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

欲見賢人而

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

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欲人之入

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由閉禮也

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砥平矢直視比也周道

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

萬章曰孔

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俟待也孔

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

以其官召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尹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

洽沮溺耦耕接輿
佯狂豈可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卿之

善士斯友一卿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

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一卿

卿之善者國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

以友

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

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

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

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

友之人也○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

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

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

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問何卿也

王曰卿

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孟子

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三卿也

王曰請問

貴戚之卿

問貴戚之卿如何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

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貴戚之卿及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

更立親戚之貴者 王勃然變乎色 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曰王

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之卿 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問 曰君有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三而待放逐不聽之則

去而之他國也○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為殷興道

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孟子卷第十

孟子卷第十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
 以人性為才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告子以為為人性為才
 仁義為成器猶以杞
 柳之木為桮棬也杞柳桮柳也一日杞
 木名也詩曰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

孟子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
 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絕
 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
 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告子以為為人性為才

仁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桮棬也杞柳桮柳也一日杞木名也詩曰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 孟子

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枳椇乎將戕賊

杞柳而後以為枳椇也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

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枳椇乎將以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枳椇乎言必殘賊也如

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枳椇則亦將戕賊人以

為仁義與孟子曰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

枳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告以

子轉性以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嘆辭也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天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絕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

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

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者圓也謂湍

湍潑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

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今夫水博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

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

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

沿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頽額也人少手跳水可使過頽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

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

性非不善也○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為君子

隨曲拂者為小人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

之同白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以為玉性堅雖雪性消玉性堅雖

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曰然告子曰然誠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

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

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
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人在其中○告

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人之其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孟子曰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曰彼長而我

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

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

大者非在於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

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

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

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

者為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曰吾弟則

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

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

喜老者在外
故曰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

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

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
敬已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炙同美

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
言楚秦喻遠也○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

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
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孟季子問公都子

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卿人長於伯兄

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曰敬兄公都子曰酌則

誰先季子曰酌酒曰先酌卿人公都子曰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

兄也所酌者卿人也如此義公都子不能答

以告孟子公都子無以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卿人孟子使公都子告季子如此言第以在尸位故敬之卿人以在賓位故先

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

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隨敬所在而敬之果

在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

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

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

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子曰告子

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

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公都子曰或人為善以為可教以善

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

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各有性善惡

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

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今日性善然則

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

皆非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

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為

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

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

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

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

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

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未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喜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

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

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

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并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

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言賴善暴惡

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

今夫粳麥

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

礪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麩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言

人性之同如此麩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如地之有肥礪耳礪薄也

故凡

同類者舉相侶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

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侶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貴也

屨之相侶天下之足同也

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

者猶不更作蕘蕘草器也以屨相侶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

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

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

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

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侶也

人口之所者者

相侶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侶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

曠為知聲之微妙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

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

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僅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

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

言人之心性皆同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

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

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

心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牲曰芻穀養曰

豢○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

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

露使然也孟子言

是所以勗而進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

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

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良牛山木嘗盛美以

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

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

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幾

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

息長仁義平且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

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

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

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旦晝晝日也其所為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

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

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卿惟心之謂與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

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

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卿卿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章指言秉心持正

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

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轉之故言

此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

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

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

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

心致志則不得也 弈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枝也雖

小枝不專心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

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

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亦曰弈秋使教二人弈

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

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章指言

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一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

也以喻義魚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

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

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有甚

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

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
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

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

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

有不為不為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

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

之乞人不屑也
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噉爾猶呼爾吐

啐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踉也以足踐踉與之乞人不繫

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弁別有禮義與不鍾

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

所知之人窮乏者也卿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

爲之卿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

卿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

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者卿

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

也○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

君子則否○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

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

由路不求心者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

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

以求之矣○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

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

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

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

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

秦楚爲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

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

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殫於道是以

君子惡之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

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合兩手也把以一

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

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遠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

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

之膚不養也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反也所以

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

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

為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

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

其梧桐養其檟棘則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

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檟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

也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籍亂

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

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

為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

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為懷其

道者也○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

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

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公都子言人何

獨有從小體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

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人

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

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

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

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章指言為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燠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無益於賢也
○孟子曰五穀者

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萑稗之草其實可食

為仁不成猶是也○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

必志於彀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弩向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

張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

攻木之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

猶大匠以規矩者也○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墜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

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卷第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二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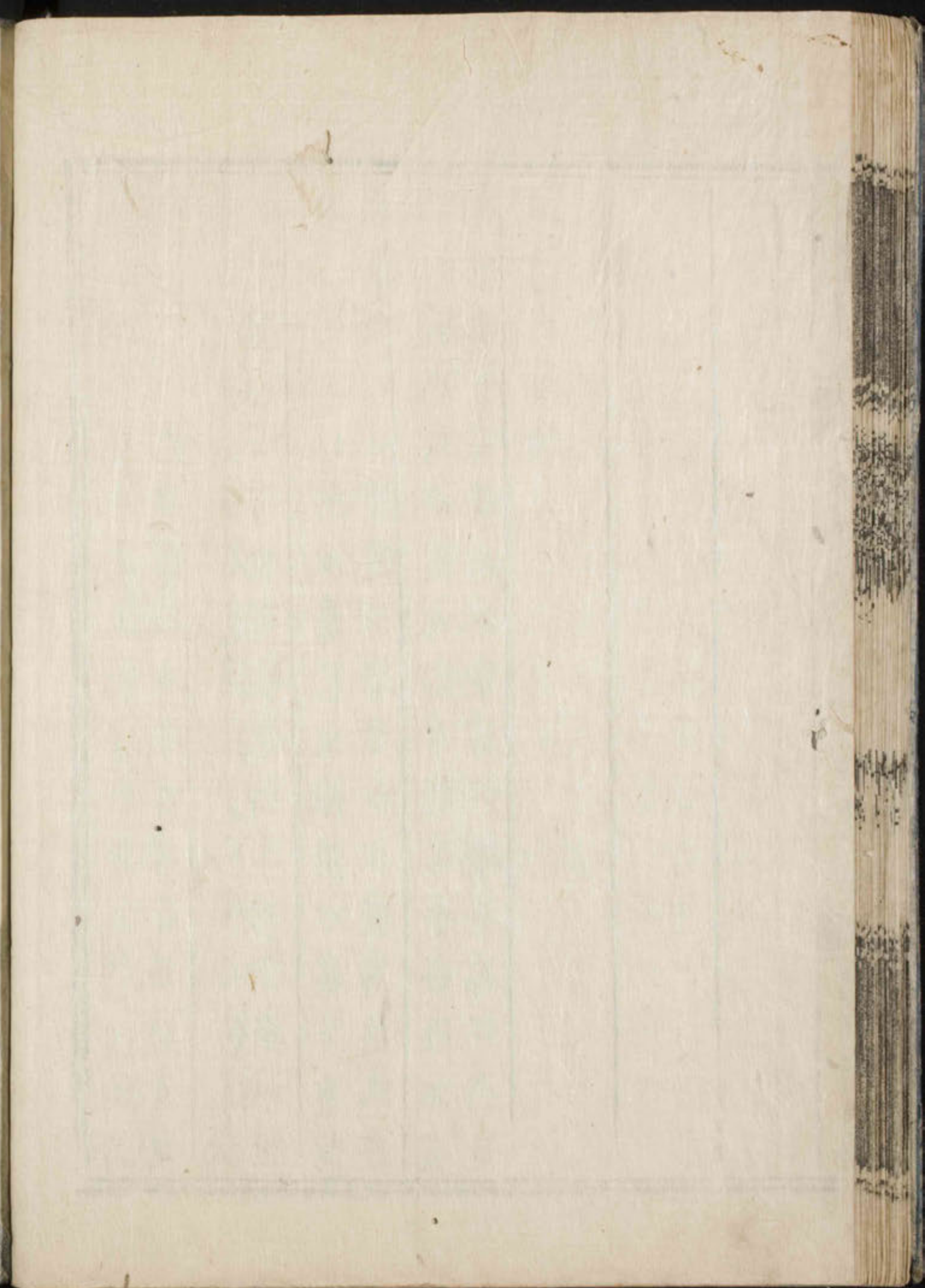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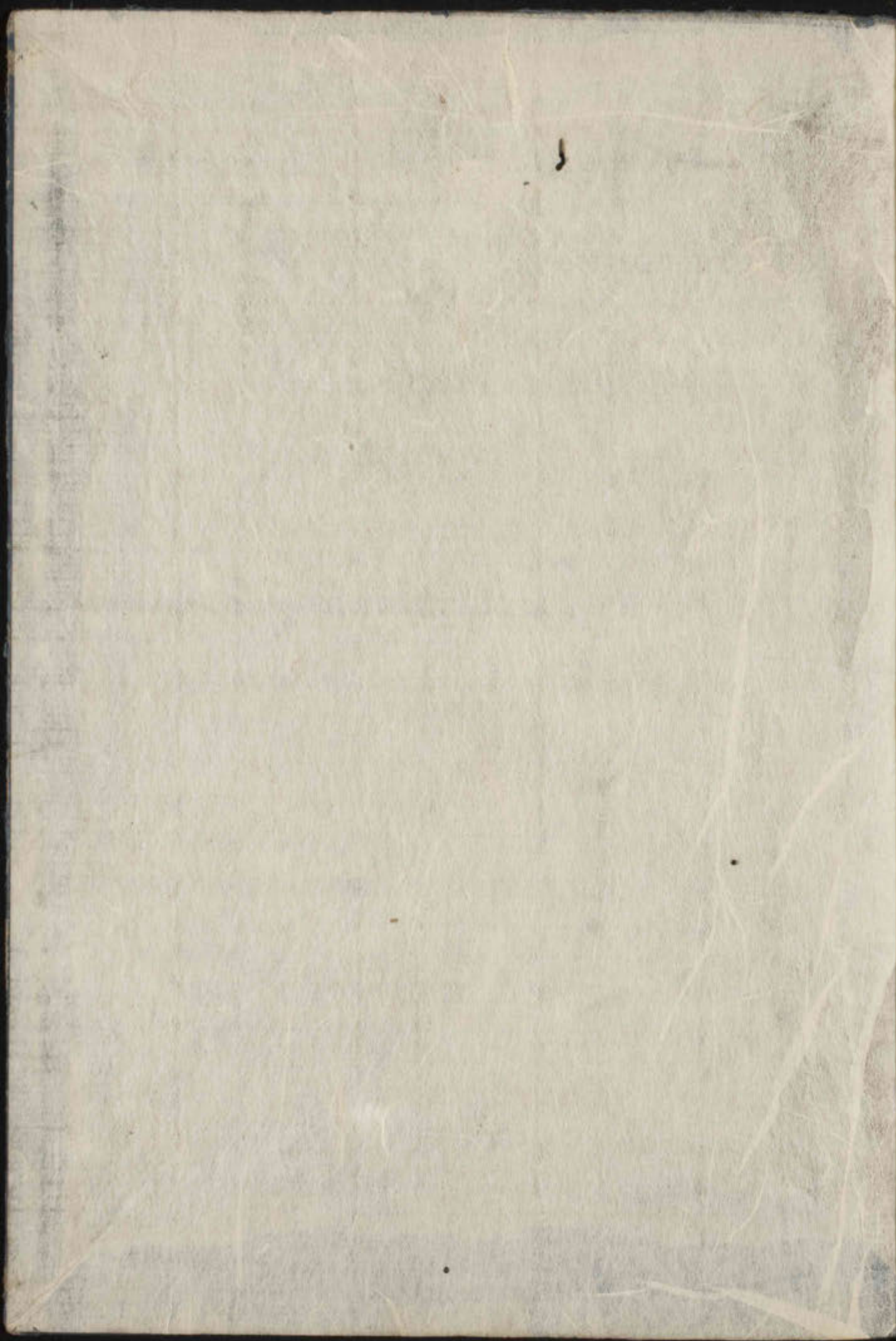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章詳言專者本



110X
306
5